

且戰且走的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

文／張正 中華民國外籍配偶暨勞工之聲協會秘書長，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工作小組召集人 攝影／劉吉雄

一路靠貴人相助、且戰且走，竟也從無到有完成了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。8位身著東南亞各國傳統服裝的得獎者，笑盈盈地捧著浮雕了彩色台灣圖樣的獎座，在典雅的國立台灣文學館第一會議室拍攝大合照。

最初只是幾個朋友在熱炒攤閒聊起鬨，而後意外申請到文化部的補助，還獲得陳芳明老師等文壇前輩的大力支持，然後一路靠貴人相助、且戰且走，竟也真的從無到有完成了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。

在頒獎典禮前一個半月，辦完了決選評審會議，確認了分別居住於北中南東以及香港的8位得獎者之後，終於靜下心思考頒獎典禮的流程。臨時找了熟悉東南亞音樂的琵琶演奏家鍾玉鳳，央請她為典禮帶來一段面面俱到的琵琶曲，玉鳳接受挑戰。又過了半個月，才想到應該在典禮上播放得獎者的影片（早該想到呀！）。估量手頭上可運用的經費，以不合理的超低價、不要臉地找了合作拍攝東南亞歌唱節目「唱四方」的龍哥，希望他在一個月內跑遍台灣，除了人在香港的得獎者Anty之外，拍出7支得獎者影片。表情永遠酷酷的龍哥，也默默認了。

幸虧這兩個臨時的決定，頒獎典禮當天，玉鳳帶來的東南亞琵琶組曲，以及龍哥拍攝的專業影片，讓現場聲光俱足，整個活潑起來。而我也藉著拍攝影片的機會，事先見到了幾位得獎者。

來自泰國的金粉，中文能說能寫。她在鏡頭前示範寫中文字，一筆一畫毫不遲疑，不輸台灣人。這般程度，來自打罵教育。

原來金粉之前照顧的阿嬤，失智前是位老師，失智後，記憶停留在自己還是老師的那段時間，常常把金粉當成唯一的學生，責問她：「其他的同學呢？」阿嬤嚴格要求金粉抄寫課本，多一筆少一筆都不行，

否則打手心。當時的屋主只能無奈地拜託金粉，就順著阿嬤，假扮一下學生吧！

為了攝影需要，請金粉在鏡頭前唸一段她的得獎作品。我壞心地挑了最催淚的那一段：她丟下孩子、離開泰國、來台灣打工的那一段。然而還沒唸，金粉就哭了。

來自印尼的Erin，也是幫傭。因為屋主家裡沒有人可以替他照顧阿公，所以兩年來她沒有喘息的時刻。不過身體的禁錮，並沒有限制禁錮她的心靈，即使不能出門，她仍能閱讀和寫作。趁著阿公睡覺的空檔，我們到她家樓下，她用流利的英文從容優雅地說：閱讀和寫作讓她自由。

Erin的得獎作品是小說，描述一位唐氏症台灣男孩和家中老狗的情誼，細節清晰，深刻動人。但是，故事情節和她實際的生活完全不同呀？她說，這篇小說是她組合了幾個朋友的故事。未來想做甚麼？她說家鄉在山上，她已經買了很多羊，回去養羊照顧孩子。我想像著那童話般的畫面說：「你可以一邊放羊一邊繼續寫作唷！」她笑著搖手。

後來在FB上，Erin說她認真考慮了我的建議。

同樣來自印尼的Nanik，活潑可愛，和她照顧的93歲周爺爺簡直是天生一對。原本當然是要訪問得獎者Nanik，不過周爺爺很高興家裡有客人，從頭到尾精力十足滔滔不絕，非常搶戲。Nanik依偎在周爺爺旁邊撒嬌，活脫是個小孫女。

Nanik的作品描寫她和屋主一家人的親密互動，



第一屆移民工文學獎得主合影。前排左起得獎者黎黃協、金粉、黎翠灣、芒草香、阮錦垂及女兒、Erin Sumarsini、Sri Yanti、Nanik Riyati、泰語主持人吳巧儂、印尼語主持人丁安妮；後排左起中華民國外籍配偶暨勞工之聲協會祕書長張正、台南市文化局主任秘書黃名亨、協會理事長潘存蓉女士、台文館翁誌聰館長、中文主持人李麗華、評審顧玉玲、越南語主持人陳明紅、移民署臺東縣服務站陳允萍專員。

卻差點因為溝通不良而失去彼此。原來Nanik是個虔誠的穆斯林，希望能夠隨時戴著頭巾，但是雇主以為頭巾只有白色的，擔心老人家覺得不吉利，希望她不要戴。

因為雇主不知道頭巾也有別的颜色，而Nanik不知道頭巾的「颜色」才是雇主介意的關鍵，兩年之後，雙方才恍然大悟。訪問時，Nanik不斷重複「communication（溝通）」很重要。

除了這三位得獎者，曾經在台灣工作，現在到香港工作的印尼幫傭Anty，專程來台參加頒獎典禮，誠意十足。而來自越南的婚姻移民阮錦垂、芒草香，學生黎煌協，移工黎翠灣，也各有故事。8位身著東南亞各國傳統服裝的得獎者，笑盈盈地捧著浮雕了彩色台灣圖樣的獎座，在典雅的國立台灣文學館第一會議室拍攝大合照。至此，賓主盡歡，功德圓滿，剩下需要耐心的經費核銷，以及未必順利的出版與巡迴講座。

雖然籌辦過程有諸多瑕疵，不過評審顧玉玲在頒獎典禮上給了工作人員很大的安慰。她說，但願這個文學獎繼續如此生猛有力，保有異質性、雜質性，呈現每個人都有的寫作能力與權利。而無法前來的評審團召集人陳芳明老師，也在FB上替移民工文學獎的本質下了註解：「讓新住民發出靈魂深處的聲音，讓他們可以開懷地與所有族群平起平坐。」

從台南回到台北家中，已是午夜。FB早被頒獎典禮的照片洗版，我拖著狂歡過後的疲憊看照片、貼標籤、按讚，難以平靜。眾人為我們這群沒有正式組織的工作人員喝采，鼓勵我們繼續辦下一屆，但是我除了不斷感謝，卻不敢鬆口。心裡很掙扎，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能耐且戰且走再跑一輪。

比起勇敢飄洋過海追求幸福的移民移工，我的膽子小得多了。☹